

大學生活瑣憶

何秀閣

投考東北大學及在學六年趣談

筆者不明星相，而心折命運，不知地紋，而篤認風水，甚至凡傳統上陰陽五行太極八卦之學，狐鬼扶乩怪厲亂神之說，亦無不致其崇高之敬信，蓋以古往今來信而有徵之奇事，除書載外，或耳聞，或目覩，不一而足，層出不窮也，念筆者之五行八字不明澈，殊難駁，故命運亦坎坷，賤造純屬「逆行」格，因之一生之厄事甚多，即自幼求學論，家本素封（良田美宅之外，市房商肆亦多有，先祖父耀庭公「德深」曾以「土財主」之姿，當選為瀋陽縣之惟一鄉耆，出席張作霖主政東北時代奉天五十六縣之鄉耆會），乃筆者所遭之困窘，反遠過貧寒之士，挫折叢聚，艱苦備嘗，其經過可寫成一本小說，然當時於所受之「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及動心忍性」之處境，尚以為天將降大任於下走，而百折不撓怡然自若，孰意徒苦吾身，毫無一成，頗有早知如此何必當初（讀書）之悔，此無他，萬般皆由命，半點不由人，乃生辰八字使然，故每一念及求學往事，可套句劇詞，「好不傷感人也」。今不談束髮受書以來之種種苦難，僅敘一段投考大學就讀大學之有趣花邊，其離奇曲折處，亦可窺見筆者與生俱來之「逆行」運，若合符節。

筆者就讀之學校為東北大學，係民國十二年

四月創始於瀋陽市北郊之北陵，當年建校之雄圖，設備之充實，師資之一流，學風之淳樸，經費之浩鉅，以及體育之多采多姿，在國內知名學府中，可謂無一出其右，惜為時未久，（創立僅八年），即遭逢九一八之變，當年盛況，多為國人所不知，惟恐年久湮沒，特就筆者個人投考母校之經過及在學經緯撰寫回憶文字，其中極富傳奇性，有者直似曹阿瞞（曹孟德）之割鬚棄袍，戰走宛城，殊可供中外雜誌讀者之一樂，胡適博士不亦有「小人物均可寫自傳」之語乎？爰本此義，寫此個人之掌故，略記其實云。

報名投考笑話連篇

好勝是人之天性，爭強乃人之本能，凡人皆喜言其過五關斬六將，而諱言其步歪運走麥城，今不佞乃以剛歪運為事，非所以心存遊戲，妄自菲薄，故違人之天性本能，誠以人之相與，貴有分際，今不佞居台已屆卅載，凡所知識，子午卯酉，耳目審矣，實無所用其矯揉與傲作，擦粉自飾，徒擾人清靜，坦誠無罔，或見容士林，且下走所裸陳，乃五十載之塵烟，兼亦涉當年諸師長之文采，或足為懷舊君子念本雅士，作為茶餘酒後消遣之資。

余束髮受書，年僅五歲，以難捨胞兄伴，胞

兄入初小，余亦隨往，不久胞兄升高等小學，余亦伴考取，當時高等小學為三年制，去家遠，必住校，乃鄉間之縣立大學堂，學生年齡多十二三至十六七，獨余之年僅九歲，三百學生中，最幼稚頑皮不諳向學者也，以是嗣後升學多厄阻，飽折磨，及讀至奉天省立一中初中部三年級，原高等小學同班同學，多已在東大預科畢業矣，（如二十一年班建築系來台李興唐學長同級之郭毓麟及廿一年班已故許世藩學長同級之張汝楫等均），於是心急，乃亦擬逕考我母校東大，時民國十七年之夏也。然經此一次考，不徒余之本名，面目俱非，且以覆試（註一）時，有人替我舞弊，致弄得師長出岫，試場騷然，終且幾使余名落孫山，而僅能慘坐榜上紅椅（註二），獲備取倒數第一。與奮與羞慚齊舉，微倖與不幸俱臨。

我當年準備報考母校之時，以初中畢業之學歷資格不符合，（註三），事前曾大事張羅，輾轉部署，付出極艱鉅之心力，並花費多金偽製證書印鑑等，迨萬事俱備前往報名時，送人的假證件，得順利無阻，自己使用者反遭拒絕，經向承辦人質詢，始悉自己證書，竟誤將關防蓋倒，承辦人且幽我一默曰：「即屬偽造證書，亦宜將印鑑蓋正」，事被點破，我本已作賊心虛，不得不自認倒霉，錯過了與試機會，嗣報載東大續招理

預科新生，我又前往，此番報名，除敬謹將證書印信蓋正外，為恐被人識破，復戴墨鏡，並將本名何汝湘，改成今之何秀閣，按之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之義，彼時心情，未免惘然，時考試制度，係兩榜及第，初試錄取後，乃再參加覆試，是時，適有同鄉盛文光先生者（家距僅三里），任母校圖書館職員（嗣任日語講師），盛君厚愛，竟利用其職司分發考場試卷之便，潛將英文答稿，預寫於我之試題背頁上，然以事前未及聯繫，我並不知情，盛君急甚，乃逕就桌前，向我暗送秋波，一再眉傳目語以示意，不料我剛明白，正待照抄閱，試題試卷，突被一隻手掌抓走，但見此公既瘦且高，隆鼻巨眼，皮白而膚皙，望之不似中國人，我正陷於六神無主呆若木鷄中，主考孫獻庭（國封）院長更自場外入，立即高呼：「誰叫何秀閣？東西拿走，快出去！」我不得不在衆目睽睽之下，狼狽而去，於無可奈何中，曾赴藩市南門臉養真道人處，作平生第一次之卜休咎，據云，考試已遭小人暗算矣，善則備取自倒數，不善則名落孫山也，我以其釋卦合情又合理，服其靈，不待看榜，即首途回里去，尋接盛君函告，謂榜示備取生八名，我列名第七云，（實則備取生僅七人，乃真正倒第一也，盛君為我留面子，偽謂八名），到秋季開課，盛君再電告，謂母校出牌示，着備取各生一律遞補註冊，我始微倖入校，嗣更獲悉註冊部原僅錄取備取生五名，本無我之機會，因院長孫公為南洋僑生某君遠道而來受函託，情難却，然僅加一名，顯然有私，乃以備取生太少為由，手諭註冊部增額兩名，而以我作

殿後，夫參加考試，學優績佳者，考正取第一或不難，獨以備取倒數第一，過猶不及，尺寸最難找，非五行八字命理有奇，不克倖致也。

余初入東大，年僅十八（約十七週歲），身材瘦小，望之儼然若十五六，且以係新生，着長衫，一日遇孫院長於途，公似與我曾相識，竟佇立睨我不忍去，良久乃詰以「爾何事前來本校？」予曰「我固本校學生也」，公曰「爾亦考上耶？」予曰「不但考上，且考中備取倒第一也」，曰「備取倒第一怎能入校？」曰：「遵照牌示也」，公竟怒目瞪我而逕去，自是我愈懼之，每逢邂逅，如遇鬼魅，避之惟恐不遠。又一日，上課誤將書帶錯，於第一節後，以跑百米速度，急奔宿舍取書，時課餘初學琴，應正濃，乃趁機順手撥弄，不意琴聲達於外，引進院長來，盛目縐眉詰之曰：「值此良辰，竟不上課耶？」我以懼之甚，望之即似風遇貓，乃竟順口胡說八道「生已請假矣」為搪塞，獻公怒去，並逕赴學監處查看請假簿，我見大事不好，不得不尾追補陳曰「生正待請假，尚未及請耳」，公更怒，謂「爾太可惡，非將爾開除不可……」我溜走不敢辯，只等牌示開除。

轉院轉系石破天驚

時理學院預科同學，每以畢業出路較狹，什九皆思轉入工學院，然每有請求者，必遭獻公之痛斥與怒罵，亦以獻公身為理學院院長也，曾有工預科同學胡師董者，似與廿年前回國出席陽明山座談會之留美名教授陶芬（即陶鵬飛）學長為同年，以學業突出，素為院長所器重，竟以特寵

代其他理預科同學緩頰請轉院，怒遭獻公予開除（此君嗣留德），自是同學噤若寒蟬，無敢攪其逆鱗再談轉院者矣，（時工學院高院長惜冰公，且懼孫院長脾氣，不敢置喙也），民國十九年，余正臨理預科畢業，且暮惟思轉院學紡織，固知難如登天，然某日竟鼓足勇氣不顧後果，斗膽逕赴孫院長公館，甫進門則又思潛出，真所謂欲前進而踟躕，口將言而囁嚅，陷於進退維谷中，獻公時正伏案忙，聞聲遽問有何事，予竟口噴吐沫不敢啓口，經一再催詰，予始略吐一句「生恐說出，亦不獲准耳」，獻公怒，厲聲曰「汝事且未說，如何知我不准？」予曰「生本理預科學生，宜升本科學化學，但生腦力差，失記憶力，已學不好化學，亦不敢再學化學……」獻公插口止我曰「然則汝將休學歟？」予曰「非也，生擬學紡織，但紡織屬工學院，知公必不許也」，繼又曰「生已決志學紡織，公必不我容，生將入關尋紡織學校，然以本校去家近，設備全，但求萬一之幸，得在本校學習耳」，公遽默不語，而熟視余，良久始揮手命余前，使余貼身立，公竟溫語詢我曰「汝娶媳婦未？」予曰「未」，又詢「汝訂媳婦未？」予曰「未」，公迺慨然曰「我今且誠汝，娶媳婦與讀書，是人生兩大要事，必須自己拿定主意，予已特准汝轉學紡織矣，可即往薛秘書處登記」，態度之慈祥莊嚴，迥異平昔，使我感激之餘，雀躍不已。薛秘書仲三，為理學院第一屆畢業老大哥，於予之請登記轉院改系，竟不之信，及通電話，至感驚訝，誠以獻公過去向無此例，乃破天荒之舉也，事後私付，蓋昔日請求轉

院系同學，所以一一被拒者，咸以「興趣不合」為理由，獻公亦每以「汝之最大興趣為入洞房」而罵之，獨不佞以腦力差學不好之謙語出之，且可憐兮意志堅定轉為所特許。然事後不久，獻公深追悔，想變卦，一日命召我於教授休息室，遽謂曰「我一向不准學生轉院，汝轉學紡織之事，寧能破例乎？不行啊！不行啊！」不意余素所尊懼之大院長，竟然輕諾無信，驚震之下，神色尷尬，呆立如木鷄，久之獻公似有所不忍，乃又以詼謔和悅態度趣視曰「別再罰站了，先去吧！」，余剛欲行，又曰「回來，我可要好好考你啊！」舉座教授，為之哄然而大笑。

遭逢時變借讀南通

九一八事變後之翌年（即民國廿一年），我紡織系第二第三兩屆同學，曾自北平母校轉往南通大學借讀，以我紡織系主任張采山（估）先生亦轉任該校紡織科主任故也，越半年，我借讀同學，公宴采公於南通花園飯店，另有原在瀋陽母校任教之陳師文沛與李師充國（克家），兩屆同學咸推余致詞，詞尚得體，（因該校舊派教授，正思開人事，逐采公），余固喜談諧，酒逾三巡，采公與同學，俱放浪形骸，余乃徐語采公曰「憶昔投考母校時，生曾恨公甚」，公曰「爾我何仇若斯」，余曰「生初投考本校時，公以祿山之掌抓我小抄，立為院長獻公趕出場，狼狽極，幾使生名落孫山，乃竟考個備取倒數第一也」，公曰「惜當時不知汝能學紡織，且為余之學生，否則，當親自為汝打小抄也」，采公有劉伶量

，豪飲之下，感懷激越，曾為此起立向生對杯致歉者三，並即席娓娓描述其打小抄之高妙技術，極有趣，無不捧腹笑不已，且謂伊之好管閒事抓小抄，係恨一般小抄打得拙笨耳，伊復謂曾以抓小抄，一度陷學生於上吊，自是已稍斂，然謂伊絕少抓自己學生，此語誠然。猶憶昔在瀋陽北陵時，每於混合考試時，其他科系同學，最懼與我系混合，因均知采公有奇癖，好管閒事，專抓局外各系同學，且鮮有漏網者，公河北昌黎人，乃全能教授，無課不能，亦無課不精，平素不修邊幅，嘗着破衣蓬首垢面，持煙捲以上課，心地坦率，於油滑虛偽績劣者，毫不假之以顏色，尤憎「賣糖客」（拍馬庇之謂），如遇之必遭其當眾子垢辱，名士奇才，多有奇行奇癖也。

論文講演一時爭誦

民國廿二年，采公夫子率我第三屆同學，（是時第二屆同學，已畢業就業），回北平母校上課，距畢業僅一年矣，然在此最後一年中，余仍歷經了非大非小之突出事，傳誦於一時。本班同學凡十一人，除余之外，竟形成兩派，每派各五人，旗鼓相當，互不相讓，幸我昔在南通借讀時，曾一手包辦全校麵食部伙食凡一年，任勞任怨，公正無私，雖遇事直來直去，然胸無城府，轉為兩派所共容，於是級長、代表等頭銜俱集於一身。是年冬，曾利用寒假，前往近郊清河鎮之軍政部製呢廠實習，既略獲報酬，資潤讀書，兼亦得驗證所學，及事畢返校，須備一篇實習報告，登于校刊作交代，事關揚名，咸躍躍欲試焉，不

意，任何一人甫執筆，必為敵對五人嗤鼻聚攻之，僵持不下，只得由我執筆，我以茲事體大，事關紡系全體聲譽，為慎重計，乃使出渾身解數，長篇累牘大論之，鉅細無所遺，除有關該廠所有機器之性能、技術、作業，分章逐節加以詳闡外，並作吹毛求疵式之嚴批，甚至對該廠廠房建築，亦力予以挖苦，（蓋該廠廠房為鋸齒式，鋸齒式本在採用北光，以避免太陽之直射，乃該廠房建築，竟爾使齒向南向陽，反遭日光之直射，大違學理），且言大而誇，極盡其幽默笑罵之能事，於是此文一出，立轟動，猶憶廿一年畢業之土木系學長張汝楫（與不佞曾在高小同班），特函謬誇，大有士別三日刮目以視之慨，即文法學院不識同學，亦每以對我背誦幾句拙文以為樂，本班同學固滿意，然清河製呢廠之盛名苦矣，俗謂拿人金錢，宜為人消災，今受人招待約三禮拜，反予人以大悶棍，揆之學生時代之任性放肆與心理不成熟，無怪當時社會，有丘九之譏也，（按丘九之義乃比丘八，丘八指無記律之大兵）。

二十三年春，余畢業在即，一日，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氏來校作講演，氏手抱一捆木桿，當場表演揮少易斷多則難折之實驗，而聞講團結才有力量之哲理，是時王公卓然（迴波）為母校秘書長，為配合講演聲勢，曾印發自擬標語，親率全體同學以念唱，詞中曾有「要忍苦用功，要努力鍛鍊，自私自利真混蛋」之句，事甫過，學校復通知每班各選代表一人，自擬題目，舉行全校講演大比賽，余又被推為代表，當時以王秘書長作風，喜搞小組織，別親疏，內心懷不滿，余竟以

「在自私自利下求生活之保障」為講題，明明是向校方標語挑戰以示對抗，及登台，舉目雄視後先以堂堂之旗正正之鼓，引孔子之「食色性也」以為言，繼謂解決食色問題純為己，不自私自利，何得以為人，立即引致全場如雷掌聲與歡呼，終則以蔣委員長之新生活運動之禮義廉恥以為經，而自圓其說，不知者且以為余最具冠軍相，羣致賀，實則榜上根本無名也，然以引致同學普遍予我以好感，極為洋洋得意也。

憶本班同學於廿二年自南通初回北平上課，有電工系已畢業學長張維翰君，在母校服務，司課堂點名，一日遇於途，肅然說：「何學弟，你是優材生啊」，我說：「別開玩笑吧」，他說決不是開玩笑，繼謂我系主任梁公遇我似獨厚，謂曾竊聞其與楊院長摯公作密語，一再誇獎我與于樹藩學長成績優，（按九一八後，前院長孫公獻庭已轉任北平大學工學院院長，楊公摯奇「毓楨」為母校理工學院院長），時余為級長，優裡優氣，渾不懂事，同學曰東，我即東，曰西，我即西，同學喜外快，每以去天津各廠參觀為理由，嗾余向院長索重金作旅費，然余竟不計後果，必思有以達成同學所付託，於要索不遂或不足，立即向塾公窮抬槓，常激塾公怒，被斥逐，然屢逐屢往，塾公誠傷透腦筋也，而離校後，塾公竟不念舊惡，憐我癡直，愛我反愈深，對我前途事業之栽植與提攜，又不啻生身父母，（註四），前述諸恩師，均飽學見性，赤誠待人，今除梁公夫子身陷鐵幕存亡莫卜外，獻公、塾公，則早已遯歸道山矣，言行笑貌，音容如昨，走筆至此，

愴然淚下。

（註一）在筆者就學時代，中學及中學以上學校之招考新生，俱須經初試及覆試，初試放榜考取後，始能參加覆試，覆試放榜，除錄取正取生外，例須附列若干名備取生，俾以之依次遞補正取生入校註冊之缺額。

（註二）覆試放榜時，例須于備取生之最末一名姓名下，用硃紅色毛筆加劃一勾作記，形如「」，如坐紅椅，故諷刺考倒第一者為坐紅椅。

（註三）按母校東大紡織工程系，共畢業三屆，第一屆得八人，第二屆六人，第三屆十一人，共得廿五人，因工學院高院長（惜冰）本身即係學紡織，故于紡織系一系之設備，竟耗用五十萬銀元之鉅，及九一八事變，惜公常慨嘆，謂早知如此，不如此此鉅款，將全體同學用公費俱送美留學也，今一二兩屆同學無來台者，僅第一屆之張捷選學長，過去嘗以中央研究院院士身份數回台開會，余為第三屆，三屆來台凡四人，今則另三人俱已先後逝世矣。

（註四）余於畢業一年後，（即民國廿四年秋），綴羽失意回北平，本無顏回探母校晉見師長，適同班同學李文舉學長，任理工學院楊院長之祕書，（若今日大專院校之助教），及訪敘辭別時，伊告以楊院長摯奇公（毓楨）正在內室中，可能已聲聞，不見之則失禮，及晉見，塾公竟如慈父之突遇久別兒，極歡慰，是時塾公已應陝西省

府邵主席（力子）邀，正準備動程前往西安創設酒精廠，（製代用汽油），公匆忙詢我離校一年經過情形後，立即諄諄叮嚀近期勿他去，專候其來電，等到余應命至西安時，塾公已將余荐之于張漢公（學良）之前矣。之後，余之所以得親炙漢公，常承顏色，裁之植之，信之任之，設惠民公司，令派創辦棉紗廠兼籌劃毛紡廠等工作，胥出于塾公一手之鼎力，以廿五歲之青年，直如一步登天。不特此也，猶憶余首途赴滬訂購機器時，為壯我行色，塾公竟屈駕親率其酒精廠全體屬員，衆逾五十人，特臨咸陽車站，作盛大之歡送，（按酒精廠及本廠俱在咸陽），他若平時噓寒問暖之無微不至，余荐人之無往不聽，而七七事變初起時，且曾一度為余工廠事，說動宋子文，已蒙宋公惠准助銀廿萬矣，不意，塾公急於尋我時，余是時正路經保定為范長江（大公報名記者）所構陷，誣指為漢奸，押解於保定憲兵司令部，（按余本不識范，祇因當時同住一旅館），若非遇貴星，則已被殺矣，凡此瑣瑣，罄竹而難書，於此未便附贅，約之，塾公於余之深恩，夫子待學生之高厚，其浩蕩偉大處，亙古及今，得未曾有也，居常思維，塾公與我，抑釋家所謂前世之緣歟！然今生昏聩，一無所就，已重負恩師塾公矣，未知來世能否有以爲報也。

六十九年三月於台北